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歲次庚戌金太宗晟天會八年偽齊劉豫阜昌元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

乙巳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熊克小歷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盖因日歷所書也今從李正民乘桴記是日午西風忽起敵乘之侵明州

御前右軍都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㓜猷閣待

制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此據王庭秀閱世録夜敵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完顔宗弼

丙午早上御舟次章安鎮朝請郎知台州晁公為與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皆來朝上去蹕易衣徒步幸祥符寺從官迎謁拜於道左直徽猷閣江淮發運副使兼軍前糧料使宋煇自秀州金山村以海舶運米八萬斛錢帛十萬貫匹至行在時百司正闕續食從行者甚賴

之上喜欲擢煇徽猷閣待制宰相呂頤浩以太峻難之乃除煇直龍圖閣公為直顯謨閣公為補之子也嘗為倉部員外郎補之見今年三月公為以去年七月庚辰除倉外未見出守在何時熊克小歷云甲辰上至章安鎮恐誤李正民乘桴記在初三日時正民實扈上行當得其的今從之紹興二年十二月韓世忠奏乃稱上幸台州時右武大夫張杞權知台州應辦無闕得旨轉一官當考初上遣中使召御前左軍都統制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已治舟師於通惠鎮乃請徙鎮江邀敵歸師盡死一戰上從之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遂與從官等六人同對於舟中是日象山縣報敵騎至明州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居民盡爇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晚得知臨安府康允之奏且繳杜充書言充已在真州合兵為邀擊計又言徐州趙立以兵來援建康守陳邦光降於金

戊申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朝

己酉詔遣使自海道至福建虔州問隆祐皇太后𣏌舟

所在上慮太后徑入閩廣乃遣使問安焉　張俊奏明州小校從行百官皆賀内侍陳顏言獨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　是日遣御營都統制辛企宗以兵千人赴明州策應又降手詔趣杜充趙立進兵既而企宗卒不行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言敵之在建康者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先是完顏宗弼既陷建康望與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

東野聞之集耆艾士夫僧道問所以為計者且曰今戰守皆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答而罷望遂收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賊取怒也已而敵徑走臨安府遣人馳檄諭旁郡令趣降知秀州朝奉大夫程俱答言小邦不敢專即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縣留兵馬都監趙士醫以守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望怒遣嘉興尉叚澤捕俱至平江將斬以狥既復釋之至是以聞俱開化人嘗為禮部員外郎平江城堞全壯而

地下聚水四圍渠塹深廣望又竭取民財錢穀以鉅萬計庫廩充牣兵甲犀利郊居遷避之家往往而復望倚降冦郭仲威為腹心俾盡䕶諸將由是人益安之　是日金人再至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托以上旨扈從辛亥晝將其衆入台州於是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亦以班直行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熊克小歷云金烏珠引衆再至明州誤也烏珠自入臨安未嘗過江克又云丙辰張俊劉洪道皆避去亦誤俊以正月辛亥引兵去明州丙辰洪道夜遁相去凡五日今

從王庭秀所記尚書吏部無權戶部侍郎高衛請即虔州鬻鹽鈔二十萬緡以給行宮之用許之時淮鹽道不通故暫通閩廣鹽於諸路正月壬申又通閩鹽

癸丑遂安軍承宣使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仲荀既棄越州去其所部兵多散而為盜仲荀乘舟夜過行在不請朝言者疏其罪詔御史臺大理寺雜治仲荀引伏故謫熊克小歷仲荀謫命在壬辰日歷會要在乙巳今從李正民乘桴記正民時在詞掖當不誤日歷既於乙巳書仲荀謫命而丙午又書令仲荀溫州城外

下寨已酉又書言者乞罷仲荀兵柄足明謫命不在已酉以前也

乙卯滕康言太后已至虔州

丙辰劉洪道言敵再侵明州初張俊既行士民皆去有士人率衆扣洪道馬首願留以禦敵洪道曰予嘗數尅敵而勝若等毋慮是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浙東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　詔金人侵掠兩浙陷没州

郡官吏以衆寡不敵遂且降伏推其本心實非誠意並特與放罪令尚書省榜諭日歷無此指揮以今年五月丁未黎確奏狀修入

命福建市舶司悉載所儲金帛見錢自海道赴行在

初主管侍衛步軍司楊惟忠所部九將既叛去至是司全張擬以所刼神御詣虔州行宫請降傳選䧟郴州大肆焚掠趙萬冦袁州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王徳與戰萬軍敗臨陣乞降徳斬之遂併其衆　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徳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

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巖戰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

寇者皆頼以免故時譽翕然歸之

丁巳張俊自台州引兵赴行在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時寳文閣待制知

福州林遹言敵近閩中請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

故以邁代之　是日金陜西諸路選鋒都統羅索陷陜

府守臣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李彦仙死之敵自去冬

以重兵来攻彦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煮豆

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宣撫處置使張浚間道遺以金幣使犒其軍且檄都統制曲端以涇原兵往援端素疾彦仙岀巳上無出兵意浚屬官資陽謝昇言於浚曰敵朝夕下陜莫以為憂者殆未知敵意也敵已得長安令取陜則全據大河且窺蜀衆莫謂然力爭數日師乃出至長安而敵先壅阻不得進彦仙日與敵戰將士未嘗觧甲羅索命自正月旦為始以一軍攻擊一日不下則翌日更遣一軍每一旬則聚十軍併攻一日

期以三旬必拔之彦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伎潛使人隧而出焚其攻具敵愕而却羅索雅奇彦仙才嘗招之彦仙斬其使至是遂欲降之使人呼曰即降當富貴彦仙不應日鈎取敵兵數十磔城上雖殺傷大當而敵兵沓至守埤者久傷夷日就盡既而敵軍亦無食欲引去或告以急擊可入敵益衆攻之每隊以鼓在前擊鼓一聲則進一步既渡濠池鼓聲漸促莫不争先疾趣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返顧是旦有鳶鴉數

萬飛譟於城上與戰聲相亂羅索曰城陷矣促使急攻城遂陷彦仙率士卒巷戰左臂中刃不殊猶不已敵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彦仙易獘衣雜羣伍中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敵縱兵屠掠彦仙聞之曰金人所以殺傷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敵取其家殺之陝民無噍類浚聞承制贈彦仙彰武軍節度使即商州立廟且官其子給宅一區田五頃久之賜謚曰忠威浚承制贈官在紹興二年

賜謚在乾道元年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李岳杜開通守王滸趙叔憑職官劉效馮經縣令張玘將佐盧亨邵雲閻平趙成賈何呂圓登宋炎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叔憑宗室子初為兵馬都監積功武翼大夫通判府事及城危有子為盧氏吏間使語之曰吾托肺腑死國難固其所若則走也雲龍門人敵陷蒲城雲獨與少年數百保聚山谷初事邵興後為彥仙部曲累官閤門宣賛舍人敵得雲欲以為

將雲罵怒不屈羅索怒釘雲五日而磔之平湖城人官閤門祇候何陜縣人與成皆脩武郎成正平人已見圜二年八月丁卯登夏縣人嘗為僧前後功最多號愛將城垂破自外來援與彥仙相持而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死且無恨左右皆泣創甚方卧聞城壞遽起戰死炎陜縣人善蹶張敵圍城炎取大弩數百調治所射洞殺傷敵兵甚衆城陷敵欲將炎呼炎出不應戰死後自雲已下皆贈官録其家一人

戊午張俊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是役也軍卒王進身先士卒獨立奇功詔授武翼大夫俊拔以為將進延安人也於是進士劉相如以嘗撰榜文募人迎敵亦補廸功郎添差監溫州酒稅相如補官未見本月日且附此

尚書倉部員外郎章誼罷坐出使浙東變賣度牒稽留也　遣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閩中刷錢帛　金人再侵餘姚縣　是日上元節韓世忠在秀州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此據汪藻奏議既遂引兵之鎮江

己未金人破明州先是敵益兵而來前二日駐軍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次夕植砲架十餘對西門是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而出城遂陷敵引兵入城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鄭億年避寇山間為所執熊克小歷載明州之破在丙辰日歷在戊午並誤 夜大雷雨翌日

上謂大臣曰昨雷聲頗厲於占為君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所致朕當與卿等修德以應天

庚申劉洪道奏金人大至詔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

質貶秩三等引所部還赴之不知明已陷矣

辛酉御舟離章安鎮朝議分遣張俊所部救明州上不欲遣乃止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已上並李正民所記）時統制官李捧屯黃巖縣有旨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此據汪藻奏議）然議者謂明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枕也　初李彥仙遣其將耿嗣宗屯盧氏縣陝州既陷金人攻盧氏嗣宗與戰敗之知虢州邵興聞彥仙死乃退兵與嗣宗合

壬戌晚雷雨又作上謂大臣曰此與前占無異惟頻發者應速耳

癸亥泊青澳門

甲子泊温州港口日歷甲子御舟至温州館頭今從李正民乘桴記　宣教郎吳表臣守監察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趙鼎薦表臣及宣教郎林季仲充臺官而表臣先至上召見遂有是命二人皆永嘉人也

乙丑以中書舍人李正民為江浙湖南撫諭使朝隆祐

皇太后於虔州事有不可待報者得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等叅决仍許於簾前奏事所至官吏能否民間屈抑並體訪以聞

丙寅御舟移次温州之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絶洋至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碕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敵乃去上聞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與金人纔隔一日趙甡之遺史云金人乘小鐵頭船泛海隨潮過昌國縣至沈家門而回不知沈家門

即砖頭否也

丁卯虔州從衛諸軍作亂初隆祐皇太后既至虔州府庫所有皆盡衛軍打請惟得沙錢及折二錢市買諸物不售軍士與鄉民相争鄉民以槍刺軍士有傷者奔入所屯景德寺被甲持仗保所居百姓亦持器仗保坊巷有虔化縣民沈立率鄉兵三百人與城中相犄角其將司全令甲軍出於寺後轉殺鄉兵由是鄉兵與將兵及百姓爭門而出軍士遂縱火肆掠虔多竹屋煙焰亘天

不可嚮邇太后以禮部尚書曾楙為撫諭使楙遷延不行　金人攻潭州時敵自南昌掠袁筠至長沙城下遂圍之　盜劉可轉寇京西屢與知唐州桑仲戰皆不勝至是為其黨所殺遂推劉超為首以據荆門軍可超所過井邑邱墟人無噍類

戊辰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劉珏並落職康提舉亳州明道宮珏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監察御史張延壽言其罪

也日歷康珏之罷在二月乙亥熊克小歷在三月丙寅皆並盧益李回除命書之今按樓鑰所編宰輔題名則康珏之罷在正月戊辰益回之除在二月乙亥故各附本日克又以延壽為殿中侍御史按日歷延壽除副端在五月癸丑克歷恐誤

己巳上幸水陸寺侍從臺諫官稍集班列差盛　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請令僧道換給已書填黃紙度牒每道輸紙墨錢十千從之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會金左監軍昌親率數萬人圍城攻其南壁立自為旗頭引衆出戰相持四十餘日至是敵以砲擊三

敵樓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為鹿角以搓其破處而下修月城以裹之月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内為鎔鑪敵自月城中入立命以金汁澆之死者以百數敵不能入遂退守孫村大寨時遣數百騎出没於城下以掠取求糧採薪者由是城中人不能出而薪糧日竭

庚午李成陷六安軍水寨以其衆攻六安軍不克時安豐縣土豪孫暉統率鄉兵保守安豐塘羣寇不能犯由是人多依之

辛未詔將來敵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留兵守建康杭越當如何措置及於何駐蹕令侍從官條具以聞　御史中丞趙鼎請遣使督王𤫉進軍宣州周望分兵出廣德與之合邀敵歸路仍責𤫉不策應杜充之罪俾立功自贖及詔劉光世渡江駐軍蘄黄牽制湖南賊兵與杜充為聲援并趣劉光世為邀擊之計或與杜充會於楚泗使賊知江左軍衆歸路稍艱必有退軍之漸如尚占臨安建康則乘暑擊之期於克復而後已時或傳金人

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故昺有是言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悵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瓊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擄甚於外患陛下不得而問

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瓊卒不為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

方與韓梠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敵至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瓊使之也失豫章太母播越六宫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而俊自明引軍至温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瓊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

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它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自主將以下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隂為諸將之代此今日所宜

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奉直大夫浙西提舉茶鹽公事陳述責監饒州酒稅述便文之浙東上在明越不朝請詔押還任時平江道梗述以無船為詞乃有是命

壬申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千一百萬斤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歲以三分

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榷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海倉令上四郡及屬縣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搬二法並行靖康俶擾商販殆絶故官悉自鬻歲收課錢四十萬緡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乘之盜販者甚衆

癸酉詔行在職事官條具駐蹕所在及守禦之策太常少卿陳戩言兵將用命則寡可敵衆不用命則多適致敗今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

申嚴紀律使左右進退惟命之從則敵可破矣

是月京城留守上官悟以京西南路招捉司中軍統領

牛皐為本司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皐魯

山人初為射士聚衆與金人戰以功補官金人蹂踐京

西皐數戰皆捷知汝州王俊假皐武節大夫果州團練

使至是為留司所辟

二月甲戌朔鄜瓊以其衆降扵檢校太保江東宣撫使

劉光世瓊初見三年九月末瓊圍固始縣凡四月有二日至是乃

解初瓊之未至也羣盜黄林引衆來犯曹官吴翊趙姓之遺史作吴翼日歷中有知光州吴翊者即此人也招降之守臣任詩以翊有功請于朝改京官通判州事及詩還朝而翊權州事瓊尚未去也翊乃請統制官劉紹先以所部觧圍紹先至固始為瓊所敗知縣事向宗輝開門納之紹先以其衆登城用强弩禦瓊殺傷甚衆會光世遣人招瓊瓊受招安光世因以為將既而宗輝恃其功與翊不相下翊招宗輝至光州誣以罪送獄死　叛將傅選詣虔州行宫乞降

遝自江西潰散即率衆入湖南為盜既厭所欲遂來降

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駐蹕更名龍翔日曆正月二十五日戊辰

御舟次温州三十日癸酉奉聖旨御舟二月一日進發往州城外蓋重疊差誤今從諸書繫此 奉安

啟聖宮祖宗神御於福州 太中大夫盧益為資政殿

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吉州

居住李回復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回范

宗尹所薦也熊克小曆益回之除在正月丙寅今從日曆繫此 集英殿修撰

都大提領水軍荆湖路沿江措置使王羲叔落職放罷

坐金人渡江不奏報也禮部尚書曾楙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洪州承信郎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進三官爲閤門祗候權主管本軍公事集英殿修撰知洪州王子獻坐失守知撫州王仲山坐迎降皆罷　詔温州守臣盧知原治狀有聞除右文殿修撰知原法原弟也以供億無闕故擢之　是日金人陷潭州敵既破江西諸郡乃移兵至湖南帥臣直龍圖閣向子諲初聞警報率軍民固守且禁士庶無得出城敵騎至潭呼令開門投拜

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宗室成忠郎聿之隷東壁子諲
巡城督察官吏顧謂聿之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
聿之感激流涕敵圍之八日既而登城四面縱火子諲
率官吏奪南楚門亡去城遂陷聿之拔刃自殺城之始
破也將官成忠郎劉玠率餘兵巷戰身中數十矢戰愈
力賊又以槍中之衆欲扶持而去玠揮衆直前死于陣
敦武郎新杭州兵馬都監王暕部民兵守朝宗門亦死
聿之魏悼王後安定郡王按原本作郡公今依宋史改正叔東子也敵

掠潭州六日屠其城而去子譚乃復入後贈珎武經大夫暕武德郎聿之右監門衛將軍潭州之陷日歷不載趙甡之遺史繫之正月甲子熊克小歷繫之去年十一月按今年四月癸巳五月癸丑湖南轉運司兩次所奏及紹興四年閏二月巳酉王暕家乞恩澤狀並云敵騎二月二日打破州城故繫于此克又云敵騎縱掠四日而去轉運司所奏乃云敵騎初八日離潭州今從之

丙子金人自明州引兵還臨安初敵既破明州遣人聽命於完顏宗弼且云搜山檢海已畢宗弼曰如揚州例敵遂焚其城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有存者

城之始破也守者奔湊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蹟不到處皆為金人搜剔殺掠不可勝數敵留明州七十日引兵去以修職郎蔣安義知明州進武校尉張大任同知明州事王庭秀閲世録云張鼎為通判而會要作大任今從之且授安義以兩浙轉運司印一紐

辛巳金人去潭州

癸未虔州鄉兵首領陳新率衆數萬圍虔州隆祐皇太

后震怒赦其罪不聽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珏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楊惟忠皆坐視其亂而弗能禁先是惟忠之將胡友既叛去犯臨江軍統制官楊琪與戰不勝城遂陷至是友以其衆復犯虔州與新戰于城下破之新乃去統制官張忠彦時在吉州聞難不顧既而康珏聞罷命乃以吏部侍郎高衛權主管三省樞密院事衛論顯謨閣直學士曾楙撫諭功與其屬十餘人皆進秩後御史張延壽以為言復奪之追奪在九月乙巳

甲申慈溪縣令林叔豹引鄉兵入明州執將安義奪其印金人十餘在開元寺皆病不能前者叔豹誅之安義四月戊戌行遣

丙戌劉洪道言已復明州時洪道自台州還屯奉化縣其麾下精卒暴横市肆邑人將璉夜集數十人之岳林寺圍洪道將殺之縣丞百彥金勸洪道流其毆人之卒衆乃定洪道復入城劚民家窖藏之物併得四萬緡以獻州人怨之　是日金人自臨安退兵熊克小歷在丁亥丙趙甡之遺

史在丙戌甡之載此事排日甚詳今從之初完顏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後是月庚辰宗弼斂兵於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夜烟焰不絶癸未火息甲申縱兵大掠且束裝丙戌退軍以擄掠輜重不可遵陸乃由蘇秀取塘岸路行先是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迎降宗弼以為臨安府兵馬鈐轄漸勸宗弼括金銀焚臨安因從軍北去方金人之未退軍也有衢州軍事判官錢覲復者以衢當路衝白郡守縱民老弱出户

留一丁不留與留而瘦弱不堪任論如軍法其後諸兵欲乘時為變顧城中金帛子女無𦂳獲乃止陸游紹興二年六月戊戌行遣

戊戌靈隱寺僧智訥有禪學宗弼初入杭軍士執之以至宗弼鮮其縛置一榻上善事之比去飭十騎送還時李儔李鄴鄭億年皆在軍中宗弼因携之以北　敵分兵侵海鹽縣尉朱良率射士百餘拒之卒力戰以死良吳縣人光祿卿公綽孫也

丁亥金人陷京師時河之南北悉為敵有睢洛皆屯重

兵惟京師及畿邑猶為國家固守而糧儲乏絶四面不通民多飢死有河北僉軍首領聶淵者與其徒十十五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積久稔熟遂不之疑是日淵與其徒數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縱火焚樓櫓猶未敢下城乃為慢道自守是時城之東有羣盜李潰蘇大刀等權留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既入城則焚掠不止城中亂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為董平所殺金人得京師以前都水使者王夔為留守時在京強壯不滿萬

人自是四京皆陷没矣熊克小歷載京師之陷在今年三月又云城破上官悟爲敵所害而徐夢莘會編所載甚詳今從之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奏杜充敗事未知存亡王瓊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徑上海船而去臣今以孤軍駐南康移檄諸路會兵勤王望陛下遠避賊鋒竢春暄破之不難詔光世所部軍不少今又會兵深慮騷動可止統本部乘間擊之毋失機會　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婺州聞敵去遣前軍統制添差通判衢州俁延慶以所部入越州敵之去越也以兩浙提點刑

獄公事王䎀權州事䎀招義兵入城防守土豪仁和縣茶槽巡檢胡仁參以其衆入城因與安撫司主管文字宣教郎袁潭謀執䎀殺之於是崧卿就除直龍圖閣知越州此事日歷全無首尾今以建炎四年六月十五日尚書省所奏及王䎀家陳乞狀七月三日大理寺胡仁參等案款七月十一日臣僚上言乞體究王䎀死事指揮八月九日樞密院奏約束土豪事件九月十六日浙東安撫司體究狀及臣僚上言紹興元年三月二日兩浙轉運司體究狀參修傳崧卿除越州日歷不載但於今年三月一日書權知越州傅崧卿狀收到安撫司印乞改鑄而崧卿以六月八日改除婺州崧卿狀稱印以二月十七日得之十七日庚寅在此後四日故併附此胡仁參袁潭七月癸卯行遣

己丑奉安景靈宫祖宗神御於温州開元寺時祭并官屬歲費錢萬七千餘緡皆以上供錢給之仍命祠部郎官及内侍各一員典奉祠事紹興十三年八月丙戌神御還臨安

庚寅上入温州駐蹕州治楊氏編年云四年正月金人至江浙駕自明州幸海江南淮南兩浙宣撫處置使統制御營軍馬趙鼎率諸帥敗敵於江浙加鼎扈從定難中興社稷功臣赦十死駕還越州按史鼎未嘗為此官當時亦無此事未知楊氏云何謬妄如此温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王瓔自閩中引餘兵還行在詔降授文州團練使

辛卯金人陷秀州先是兩浙宣撫使周望在平江有言敵自越州還金陵者望素不嚴斥堠但以傳聞之語為信乃遣統制官陳思恭張俊此即小張俊也初見三年八月癸亥統兵入杭以規收復之功思恭至秀州偵知傳言之妄間道走湖州之烏墩鎮以觀變至是完顏宗弼過秀州通直郎權州事鄧根留武翼郎本州兵馬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陷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此據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士醫家乞贈官狀修入狀中云昨知州鄧奉議差充東壁守禦官按此

時守臣程俱已遁鄧奉議乃根也今年六月壬辰正差望聞金師至崇德縣壬辰調太湖舟千艘赴吴江禦之根邵武人也

甲午尚書省言淮鹽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師持引鈔至兩浙請鹽故温台州積下引鈔至多有至二三年者乞令行在榷貨務換給新鈔赴閩廣算請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從之　金人過吴江縣統制官巨師古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為鄉導歸於西山　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以王命不通軍儲乏絶率軍民棄城南歸

趙甡之遺史二月壬辰程昌寓棄蔡州壬辰十九日也按日歷紹興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辛卯蔡州奏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前知本州程昌寓將帶官兵入衛王室二十一日甲午也甡之小誤當以奏牘為正蔡州奏狀以建炎四年遣故云今年先是昌寓恐金人退師乃言朝廷除張用知蔡州已被召命欲引還直秘閣京西轉運副使滕膺言用嘗攻圍陳蔡二州今令守城懼軍民含恨生事乞且留昌寓道梗不報昌寓乃以勤王為詞而去遂與膺偕行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滕膺乞改正狀修入但狀稱昌寓於建炎三年正月內詐作被召離任恐小誤是日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楚王初金人去潭

州羣盜乃大起東北流移之人相率渡江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孔彦舟自淮西收潰兵侵據荆南鼎澧諸郡秘閣修撰知荆南府唐慤棄城去相武陵人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隂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閒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餘年相以故家貲鉅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結集為忠義民兵士

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崗遂即其處築壘浚濠以捍賊為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托言拒彥舟以聚衆至是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戰立妻伊氏為皇后子子昂為太子行移稱聖旨補授用黄牒一方騷然時鼎州闕守臣而湖南提點刑獄公事王彥成單世卿皆挈家順流東下僅以身免賊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流皆為所殺自是鼎州

之武陵桃源辰陽沅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寧鄉湘隂江化陝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縣皆為盜區矣趙甡之遺史相起兵在此月庚寅而傅雱奏捷狀云相以二月二十一日借號甲午二十一日也或者庚寅之日起兵甲午之日借號亦未可知今從奏狀附此

乙未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真州而北熊克小歷云充將還行在而道不通按趙甡之遺史向子忞約充同赴行在充不從出西門自天長

軍北去然則非道不通也完顏宗弼遣人説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敵知真州向子忞以聞上聞之不食者累日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請先罷充族得其投降的報則别議罪故有是命　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宫邵溥再責汝州團練副使峽州安置

丙申以上還温州德音釋天下徒刑應士民家屬有自金來歸者所在量給錢米於寺院安泊訪還其家以洪

州三省樞密院淹延刑禁自今奏讞並令赴行在　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兼陝西制置使王似知成都府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聞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凡川陝軍政民事皆得專決又徙似知成都府而以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代之徽猷閣直學士盧法原時守成都乃命法原赴行在

熊克小歷建炎三年十一月張浚出行關陝徙王似知成都府而以趙哲代之按成都知府題名似以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除五月二十一日到法原以四年五月赴行在克書於去年十一月實甚誤矣然此時道路

隔絕似以此時改命則五月上旬未必便到成都蓋浚已奏于朝而又以便宜先遣之鎮也法原五月壬子除吏書蓋其離成都之日今但云赴行在

李成入舒州初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聞成犯舒州率兵迎戰為所敗文舜率其衆走權知州事鄭嚴亦走入山中成遂入其城得修職郎李雱以為參議官兼軍正雱建炎初嘗為秘書省正字至是在舒州雱以王命不通敵留江浙妄生向背遂以成為一時之英雄投書於成請順流而過金陵號召江浙以觀天意成不從時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著受代未

行與州縣官百餘員皆為成所執其徒有執鄭嚴而至者成殺之　是日敵游騎至平江城東統制官郭仲威兵未交而退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市人請留不可則極口嫚罵望不顧而去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聞望已出則挈家潛遁以府印付仲威

錢穆收復平江記二十三日守臣湯東野出奔周望以印付仲威按望為宣撫使若未行守臣不應先遁蓋望先出奔而東野乃棄城也趙甡之遺史當得其實今從之

丁酉仲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

備仲威奮髯曰即發騎兵敵行破矣民謹無擾日欲晡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與將官魯珏縱火城中夜望及仲威皆遁其下自城南轉刼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為所殺　茶陵縣軍賊二千餘人犯郴州永興縣所擄鄉民皆面刺聚集興宋四字欲自連韶路徑趨虔州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統恐其枝蔓以便宜遣監韶州永通監宣教郎宋履往招之至是以聞戊戌宣教郎新荆湖南路提舉茶鹽公事秦梓守尚書

金部員外郎梓辭不至奉議郎章傑守祠部員外郎傑惇孫也　是日午漏未盡四刻完顏宗弼自盤門入平江駐兵府治擄掠金帛子女既盡乃縱火燔城煙焰見百餘里火五日乃滅敵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趨石首縣而去知岳州袁植聞敵且至棄城避之

己亥鍾相遣兵犯桃源縣朝請郎知縣事錢景持率保甲出戰為所殺紹興五年二月辛卯贈景持二官與恩澤一資

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

運使臣覾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間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辨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籍其才任於外亦何不可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世不能無小人固也因其小人而遂絶之使不容于世可乎至治之世君子小人各安其分在易之泰其至治之時與君子道長而居於内小人道消而居於外是之謂各安其分且君子小人之别安在哉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有所用則豈在所絶哉使之居外則足以効其所長而不至於害吾之治此太上皇帝所以不棄揚祖也生乎斯時者尚安有不遇之歎

辛丑鍾相陷澧州守臣朝奉大夫黃琮等十餘人皆為所殺迪功郎澧陽縣丞葉畲守西門戰死敵入城縱掠而去琮紹興五年贈兩官與一子恩澤畲當年四月已與恩澤一資琮家乞恩澤狀稱妖賊吳么郎犯澧州而畲家陳乞乃云二月二十八日鍾相攻澧州西門殺吳么郎即相所遣也　初保寧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閭勍自西京携所部數千人至越州行在上以金人南侵命勍節制淮西等路軍馬徃據之勍行次崇德縣聞敵已至臨安遂至平江招軍得數百人自江陰渡江入柴墟鎮是月至楚州

與守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趙立計事勍因稱上命授立徐州觀察使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將佐皆遷官二等仍書告以賜勍遂將所部徃泗州先是宿遷人趙瓊率衆據守水寨後降於金人有楚州進士國奉卿者以假成忠郎知淮隂縣見立之叅謀官陳括趙牲之遺史作陳适今從王銍所撰趙立傳與語楚州事因爲立謀以旗榜招瓊瓊聽命立大喜奉卿自言本儒士不能出戰恐誤使用乞換文資立使視學籍信然遂假奉卿宣教郎措置高郵軍

羣賊犯應山土居將仕郎連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寨賊不能犯至是有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其寨賊知萬夫勇敢有謀欲留以為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為所害後守臣陳規言於朝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人規奏贈官在紹興二年十月辛亥按萬夫居德安恐是南夫之弟當考　金人自江西還過荆門軍劉超率衆避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二至三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三月癸卯朔孔彦舟入鼎州鍾相之反也鼎州孤危官吏軍民計無所出乃迎彦舟入城以拒相時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權湖北制置使以本司便宜之命授彦舟胡衛大夫康州防禦使荆湖南北路捉殺使就平之此據紹興元年二月辛卯彦舟奏狀修入彦舟過澧州

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彥舟為所攻喪甲而走僅以身免及入鼎慮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取其民八九悉黥為兵時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直秘閣李允文以宣撫司察訪使在鄂州聞相叛遣統領官武義大夫安和率步兵入益陽統制官武功大夫張崇領戰艦趨洞庭武顯大夫張奇統水軍入澧口三道討之此據趙甡之遺史及傅雱李允文奏狀參修熊克小歷云湖北帥司檄本路提殺官孔彥舟權副總管領兵往鼎捕鍾相蓋誤此時解潛未來唐慤已去程昌寓四月方權湖北實無帥臣又彥舟亦未為提殺官乃雱便宜假授克不細考耳

是日完顏宗弼去平江府時敵之後軍泊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統制官陳思恭以兵邀之金人舟亂不整思恭小捷而退熊克小歷云敵過吳江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此據張匯節要所書也以趙甡之遺史考之乃不然錢穆叔復平江亦無此事當更詳考

甲辰張俊至自崑山乙巳巨師古至自洞庭李貴魯珏郭仲威皆至自常熟　初羅索既陷陜遂與其副薩里罕長驅入關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

官張中孚李彦琪將所部拒之於彭原店熊克小歷作自原店蓋因張匯節要所書也吳玠功績紀趙甡之遺史皆作彭原店今從之端自擁大兵屯於邠州之宜禄以為聲援敵乘高而陣羅索引兵來犯玠擊敗之薩里罕懼而泣金人因目為啼哭郎君既而敵師復振官軍敗端退屯涇州敵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徳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事見二年四月

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效死無復潰散者矣

丙午御史中丞趙鼎言敵騎始還當誒浙西寧静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萬一敵去未遠或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計稍緩

丁未詔發運副使宋煇誘説兩浙州軍儲蓄之家借助米斛以備廵幸　是日陳思恭自烏墩至平江初郭仲

威既入城即領府事時金人焚劫之餘金帛錢穀尚多餘民自外至者輒執而掠之窮問瘞藏之物民益寃憤良久周望自遁所乃出領兵之吳興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撫使印敵既退募善沒者於湖中求得之上聞平江失守命望往常州襲敵師以功贖過是役也平江士民死者近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而已上嘉陳思恭太湖之功尋擢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己酉張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熈州詔浚遣赴行在右

正言呂祉言所獻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非服食器用之物不當受上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遣之何俌龜鑑寶器異物即命碎之内府珠玉即命投之螺鈿什物悉皆銷毀幄帟文繡一切屏去銷金鋪翠則有禁龜筒玳瑁則有禁真珠文犀則有禁廣州貢珠則罷交阯獻羽則罷川蜀錦繡則又罷且作損齋以自誓而上謂宰執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吾君之儉何如也時浚率步騎數萬人入衛至房州遇德音知敵騎退乃還以本司參議官直秘閣王以寧代程千秋為京西制

置使使圖桑仲假以便宜又以宣義郎御營使司叅議官王擇仁知襄陽府節制京西軍馬擇仁初為浚所按與前知永興軍郭琰俱繫獄既而釋之以寧開封人政和中自小校換授建炎初以樞密院編修官出知鼎州為浚所辟以寧至襄陽見仲方彊乃卑辭假道而去引其兵屯潭州擇仁孤軍不敢進亦屯留均州由是仲益無所憚王之望記西事曰張浚歸自秦亭士馬甚盛至房陵畏桑仲而不敢近乃以王以寧為制置使王擇仁節制軍馬步騎十萬措置漢上以寧至襄陽乃卑辭假道而去擇仁孤軍不敢進頓於均州後其將王

關叛去復潰而亡於是西師之東下者星散盡矣仲知浚畏己而西師之易與也益亡所憚矣按浚初引兵入援關敵退而歸非畏仲也以羅索之勇爲珠之銳而浚不之畏豈果畏仲邪至於以寧不留襄郢而之長沙則真畏仲者今採取附見庶不牴牾

浚請除荆夔諸師是日詔復朝議大夫葉宗諤直龍圖閣知鄂州中大夫知夔州張上行知荆南府朝議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蘇覺知夔州會浚已除吏三人卒不行浚以李允文節制鄂州六月甲午宗諤别與差遣浚以解潛知荆南六月丙子上行别與差遣浚以韓迪知夔州九月庚戌詔依已行事理今並附見

初河東制置副使解潛靖康末坐覆師貶及是在浚軍中

浚以潛知荆南府令王以寧所部統制官王宗尹柴斌受其節度又遣秦鳳第十將閼師古將兵二千五百人馬千匹随之師古隴干人也時浚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尚書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來奏事詔進康國二官以為荆湖撫諭使上令康國諭浚遣西兵屯荆南以為行都聲援辛亥康國辭行潛除荆南不見本月日據浚令年九月所奏云臣在房州遣閼師古随解潛往荆南故附於此

壬子金人犯常州守臣右文殿修撰周杞聞敵至棄城

走宜興縣敵遂入常州

癸丑秘閣修撰唐慤坐失荆南落職日歴此日又書鄭望之落職不知望之原除何職也

甲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至行在詔趣令入對先是上諭吕頥浩曰朕初不識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已出宫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令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唯皇太后不惟相别數千里外加之敵騎衝突

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奉迎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上語在是月癸卯遂命益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帯御器械滿永思偕行　朝奉大夫林杞除名連州編管坐提點福建路刑獄日與成忠郎呂熈共殺張政也事見三年五月己亥時言者以為政本誘執苗傅杞懼分其功而殺之遂以杞屬吏法寺奏杞熈謀殺人當斬詔貸死免決刺熈配恵州牢城而杞有是命承信郎詹標初手執傅及是亦坐獄標辭

不伏而死獄中杞十月己亥放還標紹興九年六月丁亥贈官杞遺事稱知建州某人與當軸為姻謹於當軸下杞獄此蓋指呂頤浩當考

丁巳命從官舉可備監司者　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焦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選者江淮宣撫司潰卒也完顏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皐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之曰聞江

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脱詰二人者即宗弼也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左監軍完顏昌在濰州乃遣貝勒托雲趨淮東以為宗弼聲援宗弼至京口不得其日按世忠碑云相持四十有八日而趙甡之遺史世忠以四月丙申敗於建康逆數之其初與宗弼相遇當在三月戊申己酉之間據諸書宗弼以三月

癸卯去平江壬子陷常州則到鎮江又必在壬子之後數日以時計之疑是三十八日今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己未上詣開元寺朝辭九廟神主宰執百官皆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是日上御舟復還浙西初上在龍翔主管亳州明道宮薛弼見呂頤浩請平其直以鬻官產頤浩從之上在温彌日所費多仰焉弼永嘉人嘗爲光禄寺丞熊克小歷云駕留温每日所費不貲皆取足於鬻產之直按正月二十八日省劄子契勘己支與温州度牒一千五百道變賣訪聞温州祇候臨幸於四縣科納見錢一十二萬貫米二萬石草一百四

十萬斤麥豆稱是僧道每人科納買度牒錢三貫文近又科配均糴二萬石有旨令本州分析奏聞據此則温州科擾不一所謂取足於鬻度之直恐無此理今畧修潤附入

庚申詔昨金人侵犯州縣其投拜官除知通别取旨外餘並罷内統兵官以衆寡不敵致有潰散理宜矜恤可特放罪仍舊統押人馬時朝廷恐將士潰散者衆乘亂為變故貸之

辛酉上御舟發温州晩朝執政登舟奏事上曰張浚措置陜西極有條理荐人用士持心向公張俊辛永宗皆

言陜西將帥往往服浚謀畧呂頥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王綯曰張守嘗語臣浚好謀有大志嘗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今果能行所言真不易得上復言浚用孫渥代辛興宗按王擇仁等罪稱善者久之

御營前軍將官楊勍叛勍本知濟南府宫儀裨將儀死餘衆隸前軍統制王瓔瓔自温州還至天姥寺勍率其徒復叛瓔遣統領官林閏等追之將官武節郎李在與戰為所殺

壬戌御舟次章安鎮　故朝請郎張耒贈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晁補之朝奉郎黃庭堅宣德郎秦觀皆贈直龍圖閣耒宛邱人元祐起居郎黨籍餘官第四人黃州安置補之任城人元祐吏部郎中餘官第三人責處州監酒庭堅分寧人元祐著作佐郎餘官第二人宜州編管觀高郵人元祐館閣校勘餘官第一人橫州編管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建炎初贈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俱直龍圖閣文潛生前自起居舍人出帶此職甚久亦有司一時稽考之失也按史耒乃贈右撰不知明清何以云然豈非初贈小龍而後覺其誤乃復改命如靖康之於范仲淹邪明清所云必有所據姑附於此更俟詳考　又詔故右司諫江公望監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孫二人時方褒錄元祐

忠賢以未等四人為黨籍餘官之首而參知政事范宗尹言公望安民論事勁切故首及之公望建德人事徽宗為諫官餘官第九十八人南安軍編管安民臨卭人事哲宗為御史餘官第十八人責監衢州稅江常八月丁丑再贈官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程邁以應副行在錢物有勞遷徽猷閣待制已而言者以為祖宗特重職名未嘗妄予今邁不能仰體德意裒斂貢獻民不堪命當治其罪而反加以次對之職望亟賜改正仍詔大臣自今監司郡守應辦軍期有勞依祖宗舊制止進階官俟有大功顯著

間加職名庶幾人益知勸上以為然遂寢其命

乙丑上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為復須到浙右上曰須由蘓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朕以謂會稽只可暫駐若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頤浩又曰將来且在浙右為當徐謀入蜀上曰朕謂倚雍之彊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泝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頤浩曰若第攜萬兵入

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

上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榷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

荆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綯曰議者但知輕議晉元帝還

都建鄴不能恢復中原而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

張儀至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

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使入蜀恐兩

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陜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

可不審上曰然既而浚復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

非幸關陜不可顧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為定都大計上不許　詔賜故資政殿學士許景衡家所僦温州官屋一區上因言朕自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第一忠直至誠遇事敢言無所回避其次則景衡若郭三益則善人而已　是夕風順御舟與宰執以下諸船先後行不相見第聞探者唱云御舟在前探者亦不知御舟遇淺幾覆尚未至也既而宰執入港復回丙寅臺諫官亦皇遽回船至港口始迎見御舟

丁卯右文殿修撰廣東轉運副使趙億言本路地瘠民貧倉廩皆竭乞宗室自遥郡刺史以上俸給人從並減半從之時大宗正司避敵自虔州移廣州故億以為請

紹興八年四月庚申臣僚上言新知袁州江少虞為廣州通判會大宗正言以南班宗室避盜遷於嶺外少虞身為倅貳為見敵兵渡江附會運副葉宗諤沮辱皇族不支請給乃反鼓唱廣人興起保甲白晝操戈謀害宗屬一日殺宗司親事官四人尸填通衢一城驚皇幾至生變賴鈐轄范寥諭以逆順罷歸保甲始得無事今附見此當求他書參考

戊辰湖北捉殺使孔彦舟擊鍾相敗之彦舟既入鼎州

時出兵與相戰勝負畧相當彦舟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父有神能為汝續則再來相得之惡其彰已之妄而養之密室自是其黨亦生疑心彦舟乃聚竹為筏又陽為好詞若將避相者而陰遣人投其軍中謂之入法相信之不為備彦舟乃乘筏夜渡而使入法之人為内應大敗之相棄妻子竄入山谷為農人范顔所擒彦舟乃執相及偽后伊氏偽太子子昂並檻赴行在偽將相及用事之人皆梟首相少子子義逃

去與其徒居洞庭湖鍾相之敗趙甡之遺史繫之三月戊辰熊克小歷繫之四月癸未按日歷傅雱奏狀云三月二十六日辰時遂破巢穴生擒鍾相戊辰二十六日也或者相以戊辰之日敗癸未之日生獲亦未可知今從捷奏附此

己巳戚方陷廣德軍初方既為劉晏所破乃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郛朝奉郎新通判真州權通判王儔迪功郎權簽書軍事判官李唐俊文林郎宿州司戶參軍權司法潘偊文林郎權知廣德縣章績迪功郎權丞蔣夔與權軍事皆死後贈儔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録

其家一人日歷及諸書皆不載此事按王儔及潘偶家乞恩澤狀云建炎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故繫於此日歷韋績先贈宣義郎紹興三年五月庚申與一子將仕郎蔣夔先與一子下州文學三年八月又引李唐俊例贈宣教郎王儔紹興四年正月乙卯贈朝請郎與一子恩澤潘偶同日贈承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儔家陳乞狀云四年正月准廣德軍權軍事牒權本軍通判偶家陳乞狀云知通以下並遭殺戮按廣德知軍周烈去年十一月已為金人所殺未知此時權軍為誰當考

辛未上次定海縣顧縣為金人所焚惻然曰朕為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王綯曰陛下留杜充提兵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江非輕棄江浙而遠適

南方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因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材可濟今日者上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為失體纔置良弓利劍議者將以為謀叛綯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於行自非陛下棄瑕録用則舉世無全人矣

是月朝奉郎李陵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陵去位數月即復職知温州又除中書舍人皆不赴范宗尹力薦

其才乃有是命　修武郎劉綱為武德郎閤門宣賛舍人綱位子也此以紹興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綱乞批鑿官告狀修入狀稱建炎四年三月在淮甸與金人對壘間准降到告勑稱綱父子忠義勤勞諸書皆無此恐是閤訟便宜書填亦未可知當考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皆在大同右副元帥宗輔在析津府即燕京遣貝勒托雲率衆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不能下進圍揚州

初敵陷山東左監軍完顔昌䆠有許封劉豫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既而北京順

豫門下生禾三穗同本其黨指言以為豫受命之符乃使豫子偽知濟南府麟賫重寳賂昌求僣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維心腹也恐為昌所先乃説宗維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風俗不更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盍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宗維乃令希尹馳白金主晟晟許之宗維遂遣慶裔自河陽越舊河之南首

至豫所隸景州會官吏軍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皆莫敢言曰願聽所舉慶裔徐露意以屬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故進士張浹等遂共舉之慶裔至德博大名一如景州之故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推戴之意宗維許之張滙節要云劉豫之立或謂本鄭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為已見獻於尼瑪哈非也金人犯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達蘭豈敢擅許於人耶劉豫揣意求於金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来漸矣非自剛中始也滙久在敵中當得其實今從之遣

東漢軍萬户韓常與太行義士石子明戰於真定西山胭脂嶺為所敗千户劉慶餘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靜江軍節度使後除知慈州初金太祖旻起兵以萬户比都總管千户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皆親押劄子授之謂之御畫及罷從軍對此換授其後燕雲諸民兵千户百人長但以家業或丁數定之軍還則但為庶民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御畫之比矣

蔚州民劉黑龐造妖起兵既而獲之金人因捕黑龐害

及數縣

夏四月按是月壬申朔癸酉詔軍興後江西州縣嘗經殘破之家並與蠲今年夏稅既而從衛三省樞密院取皇太后旨并秋料未輸者皆蠲之言者以為政令不一而吏不知所從遂寢其令癸酉指揮日歷不載以今年八月二十六日丙申臣僚上言修入

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劉洪道中大夫直秘閣知臨江軍吳將之並罷仍各貶秩二等坐敵至失守也洪道依舊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言者因奏繳謨閣待制

知袁州王仲嶷投拜之罪乃責仲嶷為忻州團練副使潮州安置日歷仲嶷與將之同章疏而不見行遣紹興五年四月九日刑部檢舉狀稱仲嶷坐留汪伯彥不赴貶所及知越州日起發花石責授散官蓋隱之也諸書皆無行遣本日今因章疏附見或可附八月甲申黃敦彥停官時降授宣教郎直秘閣向子忞知明州

甲戌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　御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

大業計無出此願詔張浚未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
守其地犄角相援可也
乙亥上發明州
丙子次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
便先發　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允文轉運副使
陳求道請幸鄂州不許允文又奏欲以所部往虔州詔
速還襄陽
己卯觀文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朱勝非為江西湖

南北宣撫使鄂州置司勝非時在湖南辭未肯受命也勝非此除日歷不載但於六月丁亥書聄除江西荆湖南北宣撫使指揮更不施行按沈與求明年十月劾勝非章云四月七日除宣撫使故繫於此日

庚辰李允文所遣統領官安和敗鍾相餘黨於湘陰獲其將裴宥

癸未上次越州駐蹕州治　直龍圖閣都大提領水軍沿江措置副使朱芾罷仍奪職以言者論其謟事蔡京父子在江州輕率自肆也其所部海舟悉令統制官張

道統押赴行在　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完顔宗弼相持於黄天蕩而貝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為動敵乃趨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托雲軍於北宗弼軍於南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烏珠軍於南達蘭軍於北誤也是時達蘭止在濰州遣兵來援張滙節要所記甚悉今從之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

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聞敵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為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烏珠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上納之

甲申下詔親征御史中丞趙鼎言臣在溫台屢言當族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

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剪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回戈衝突何以待之時有妖人王念經者聚衆數萬反於信州之貴溪鼎言饒信魔賊未除王𤫊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幾也　直龍圖閣知潭州向子諲落職放罷坐敵至失守也既而中散大夫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賈收奏子諲督兵巷戰之勞且言子諲已收潰兵復入城治事上亦以子諲與其它守臣望風逃遁事體不同乃復令知

潭州以責後效_{子諲申命在五月癸酉今併書}

乙酉御史中丞趙鼎為翰林學士自建炎初置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中之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預呂頤浩在位頗恣尤甚議者數以為言上自海道還鼎率其屬共論頤浩之過會鼎復駁親征之議頤浩聞之乃移鼎翰林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　是日戚方圍宣州方初自廣德軍去引兵犯宣城守臣李光遣兵馬監押呂執中賚書

招之方佯受招實欲攻城也執中覺其詐僅得脫歸有衙前石振者為方所執且告以城中虛實方乃鼓行而前及是至城下光盡徙城外居民入城時有建康潰散班直百餘人在城中光因以其首王逸為統制令州官寓客分守城辟僧道居民皆執仗登城方攻之不克光令一吏偽具守臣威儀登城招方與語方許以糧乏遂出米肉銀幣犒之方睥睨不已王逸曰賊非退也且未可解嚴更當謹備方果伐木為攻具遂圍城矢注如雨

城中皆貿戶而汲先是諸邑民兵聚於城中寧國民兵尤壯悍每以手砲擊賊賊甚苦之然亦未退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討王念經於貴溪道出鄱陽會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為李成所敗渡江冦饒州圍城甚急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以蠟書請德解圍德引兵赴之壓壘而陣文舜氣褫請舍兵聽命德偽許其降誘文舜入城執而誅之

丙戌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等言昨晚聞

諸道路以謂殘冦在昇潤之間車駕欲親御六師為追襲之舉萬一已渡浙西而敵騎起襲我之計能保其必勝乎詔據李光等奏鎮江建康等處金人已節次渡江劄與臺諫官照會此或趙鼎未徙翰林時所上也但今日降出耳范宗尹稱不必與臺諫官校是非盖指吕頥浩劄下照會事前此未見故特表出之熊克小歴盡去前後又止書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一句其失本指多矣

戊子韓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犯以來諸軍率望風奔潰今歲如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益訓卒繕

兵今冬金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范宗尹曰臣觀自古臨敵取勝皆有先定之謀惟光武之敗尋邑東晉之敗苻堅並非謀畫全是天意前此兵將望風奔潰而今歲皆能力戰此天意似稍回更願陛下修德庶幾天意必回則天下之事不難為矣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敵衆十餘萬世忠碑云烏珠自臨安勒三十萬騎北還按此年大帥不出衆帥分兵一犯兩浙一犯江湖一犯川陜恐其衆不能如此之多今但云十餘萬衆俟考而世忠戰士才

八千完顔宗弼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語不遜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馳去　詔涇原路第七正將向亶令所屬械赴宣撫處置使司軍前依法行遣用張浚奏也亶從統制官秦公楚拒金人於百通城公楚戰死亶引衆遁去懼罪走行在故浚以為請焉

庚寅御史中丞趙鼎為吏部尚書鼎力辭翰林因卧家不出詔以鼎剛毅有守不可使去朝廷故有是命鼎不受

辛卯罷福建鈔鹽令轉運司官搬官賣仍歲發鈔鹽錢二十萬緡赴行在榷貨務助經費以淮浙鹽場復通故也紹興八年十月壬辰所書可參考　詔李鄴家書令越州給付李邴時邴坐鄴投降亦奪資政殿學士　言者乞罷四川榷鹽榷酤以安遠民自同主管川陜茶馬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變茶酒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施行詔以其章示浚時鹽法

未行事得暫止而酒課已爲軍食所仰浚乞不爲之變也日歷云言者乞罷四川權鹽權酤按改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此時尚未行當是方有此議或者浚請於朝言者遽及之而暫止耳今畧删潤修入熊克小歷附此事於甲申恐誤

壬辰言者奏陛下即位以來灼見禍亂之源痛思懲艾故於元祐黨籍屢下詔旨特加追叙欲以竦動四方觀聽甚盛舉也止緣使逐家各自陳乞故或子孫零落不能申請或子孫雖在而誥敕散失至有誥敕具在而爲有司以微文沮抑者致使往往未被贈典雖如呂公著

呂大防韓維蘇轍顧臨梁燾張舜民范祖禹王古輩尚未霑昭洗之澤其他可不言而知也臣私竊恨之夫名預黨籍率皆一時之望所歷官職衆所共知不容少有僞濫而特命追復又非尋常之比謂宜誥命從中而下使異數齊頒四方改觀豈以有司微文沮格邪欲望睿斷俾三省條具不必更待逐家陳乞疏奏詔依德音許本家自陳而已

甲午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赴行在

賜銀帛五百匹兩安時孝詒子也孝詒益端獻王子靖康末以淮康軍節度使押赴軍前

乙未分行在榷貨務官吏之半於臨安府置司

丙申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吕頤浩罷先是趙鼎復辭吏部尚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上宣還之前一日頤浩入見畢面東而立不預進呈上諭王綯等曰頤浩功臣兼無誤國大罪與李綱黄潛善不同朕當眷遇始終

不替是夕遂召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制罷頥浩制畧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遂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後二日復詔中外以頥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時王綯與頥浩論頗同乃累章丐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　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　是日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及完顔宗弼再戰於江

中敗績宗弼既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於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於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宗弼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將軍韓常曰雖然見甲軍則自遁矣宗弼令常以舟師與戰舟多没常見

宗弼伏地請死宗弼貸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教金人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世忠舟師本備水陸之戰每舟有兵有馬有家屬有輜重及是敵以火箭射其篛蓬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

蔽江而下敵鼓櫂以輕舟襲追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孫世詢武功大夫吉州防禦使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糧食亦有得軍儲銀帛者宗弼乃得絶江遁去後贈世詢五官永吉四官仍並為承宣使録其子世詢開封人也趙雄撰世忠碑載此事但云風弱帆緩敵得以輕舸渡去全不載世忠敗績及金人火攻等事盖諱之也孫覿作世忠墓誌云敵乘南風縱火抗舟師差近事實今從沈與求劾范宗尹章疏趙甡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録世詢傳修入

之中興大事記張俊以孤軍敢與金戰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陳思恭邀擊於吳縣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擊於荆南而有寶豐之捷岳飛邀擊於荆南而有靜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敵勢尤為窮蹙雖海舟無風天時未順而願浩固請幸浙西下詔親征兵勢稍張而敵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丁酉御筆趙鼎依舊御史中丞鼎即出視事

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為敵所焚者　降授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劉洪道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坐失明州再責也時宜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張思正亦降充武功大夫康州刺史詔

州居住愚正之聧日歷不載此以紹興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檢舉狀修入狀云緣臣僚上言為與劉洪道失守明州故併附於此未見本日

巳亥詔户部侍郎葉份兩浙轉運副使陳谷瑞同往湖州措置催督錢糧赴行在以吴興獨不被兵故也日歷載元降指揮止云在浙西措置今以五月巳酉臣寮上言增入先是宣撫使周望巳用便宜添差朝請大夫李彌𤀹為轉運副使又遣朝散大夫蔡伸於鄉村括糴而不償其直論者以為言於是彌𤀹與伸皆罷 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制置

使以所部收招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其兵屬俊自劉光世韓世忠外諸將並受節度時世忠雖已奏捷而自常潤來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洞為逃暑之地而釆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累累不絶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今且五月比常年敵已去月餘今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請及五六月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忠一舉掃除使之終身不敢

南向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俊果有慨然立功之志乎望專遣使臣數人賫宸翰兼程至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竒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志矣機會一失雖悔何及於是張浚已西歸而藻蓋未知也（藻所上疏不得其日但云今且五月又云世忠奏捷近二十日當是五月初間今因遣張俊行附見）

辛丑詔比年爵賞失實名器寖輕自今將帥監司毋得乞空名告勅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之

詔諸路曾經殘破州軍發解舉人以靖康元年就試終場人數為率紐計取放日歷不書此據紹興元年六月十日禮部奏駁宣州發解附試人狀修入

是月尚書戶部侍郎李迨為江浙諸路發運使此據本部題名

宣撫處置司節制軍馬李允文承制以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權知荊南府初昌寓之離蔡也以統制官

杜湛統領官邵宏淵等將蔡兵三千自隨至漢陽時羣盜縱横允文以便宜檄昌寓權湖北帥事昌寓因以湛權馬步軍副總管時公安石首松滋澧陽諸縣皆為賊所據而賊首李令戎屯松滋之尹店市於是昌寓遣湛渡江擊賊又遣廸功郎崔嗣義將兵五百復取公安軍昌寓即板授嗣義承務郎久之詔補正其吏士推恩有差昌寓為李允文檄權荆南此據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滕膺乞改正狀修入狀稱允文幹官富誼受昌寓金銀等物轉與允文當考杜湛渡江在今年五月乙巳崔嗣義補正在紹興四年三月壬戌　金人

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皐潛軍於寶豐之宋村擊敗之京西捉殺副使王俊以皐為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羅索原書作婁宿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原書作撒离喝誤改見卷一

貝勒托雲原書作孛堇太一誤今改正

伊都原書作餘覩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達蘭原書作撻懶誤改見卷一

